



村庄的树

□李集彬

村庄之前有许多树:梧桐树,木麻黄,苦楝树,桑树,番石榴树,桃树,葡萄树。它们各有各的姿态,各有各的颜色和芳香,在村庄里自己的位置上,或者安静肃立,或者随风起舞,鲜活地呈现在我们童年的记忆里。

你一定记得那些曾经爬上去过的树:它的树根是藏匿在地底下还是裸露在地面上,它的树干是弯曲如驼背还是笔直如利剑的,它的树枝是朝向哪个方向伸展开的。

你一定记得,哪一棵树,树身上有个老疤痕,你踩着它上树;哪个方向有根树枝被你踩断过,那是为了取它的树梢来做弹弓——你已经仔细察看好几次了:

那是一个完美的枝杈,可以做一个漂亮的弹弓。那时候,每个小朋友的裤腰里都别着一个引以为荣的漂亮弹弓。

或者哪个树叶缝里藏着一个精致的鸟窝。不用细看就知道那是树钻子(一种翠绿的小鸟)的窝,只有树钻子才会做那么漂亮的一个小窝。树钻子是你喜欢的鸟儿,你不想惊动它,只想看看它的窝:窝里是不是有小小的带着褐色斑点的鸟蛋,或者有刚孵出的浑身粉红的雏鸟。不经意往外走一步,没想到



父爱无声

□蔡安阳

父亲是一位地地道的闽南庄稼汉,一辈子都未曾离开过他所热爱的那片土地。他不懂得“有机蔬菜”,也不向往城里的生活,他只知道埋头苦干,一年到头都在辛勤劳作。

记忆中的父亲,忙碌而沉默。每当天刚蒙蒙亮,他便扛着锄头去田里翻土,直至夕阳西下,霞光满天,他才会拖着长长的影子迈进家门。他回到家的第一件事不是洗脸喝茶,而是坐在院子里叮叮当当地维修农具。记得有一次,母亲叫我去给父亲送饭,我一路小跑到了自家的田地,远远就瞧见父亲弯着腰在田间除草,我一边呼唤着父亲,一边加快着脚步,谁知一个踉跄,我摔倒在了田边。盒里的饭洒了,瓶里的水也洒了,望着眼前一片狼藉,我顾不上膝盖的疼痛,号啕大哭起来。听见了我的哭声,父亲走了过来,低声喊我起来后,他弯身把地上的饭盒和水壶捡了起来。怕父亲

骂我,我赶紧爬了起来,但他却什么也没说,只是拉着我走到树荫下。随后父亲蹲下身,撩起我擦破的裤腿,看了看我的膝盖,便拿起水壶把剩下的半壶水缓缓倒出来,为我冲掉了膝盖上的血污,他对我说,“男子汉,这点小伤不值得哭。”父亲的手布满老茧,粗糙得像老松木,但我却感觉被他拂过的伤口竟然不那么疼了。我哽咽着对父亲说:“爸,我再给你送一份新的午饭吧。”他摆摆手,说:“不用了,我凑合着吃就行。”说完,父亲便拎着饭盒和水壶,转身朝田里走去。这就是我的父亲,他不善言辞,很少用言语表达对我们的爱,但一举一动中却又充满着对子女的爱。

后来,我因为读书住在了学校,回家的时间变得十分短暂。每次回家,晚饭后父亲总会喊我一起到田边散步。

我们父子俩并排走在洒满月光的小路上,父亲有时会问我在校的生活学习情况,但并不会逼着我做出回答。他有时会停下脚步,抚摸着还未饱满的稻谷,告诉我稻谷如何才能长得饱满,而我知道,他是想告诉我如何才能把生活过得充实。偶尔他会望着夜空,告诉我哪颗星星能指引方向,我心里也清楚,他是想告诉我找准方向才不会迷茫。偶尔,他还会盛一瓢清水,让我尝尝家乡水的清甜滋味,我深知,这是他想告诉我累了就回家。

磨刀匠

□刘强



宋朝吴自牧在《梦粱录》就有对磨刀匠的详细记载:“修磨刀剪、磨镜,时时有盘街者,便可唤之。”可见这一古老的手艺,至少在南宋时期,就已经开始流行于民间,希望他能一直坚守下去。

稍作休息后,老人笑着扛起长凳离开了。不远处又传来那独特的吆喝声:“磨菜刀,磨剪子啦。”他是行走在大街小巷的歌



讨喜糖

□黄书巍

小时候,每到正月里,难得闲下来的人们会经常到亲朋好友家中串门,大人们的脸上总是喜气洋洋,而小孩子更是欢天喜地,因为在这个时候他们能收到长辈们给的红包。在我们村里,串门时不仅能拿红包,还能收到一些好吃的喜糖。这些喜糖往往是见人就发的,特别是上门做客的小孩子,总能收到各种各样的香甜喜糖。

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,糖果和鞭炮、新衣服一样是备受小孩子喜爱的东西。大胆的小孩子会成群结队地到办喜事

的人家里去讨要喜糖,而胆小的孩子,比如我,往往是跟着大人去收喜糖。记得有次去到办喜事的人家做客,女主人看到了我,便先给我发了喜糖。她的出手十分阔绰,是从一大包糖果中,抓了一大把给我,看着那些糖果,我心里顿时美滋滋的。没想到的是,父母看到后又把糖果退回了一些,还一直跟女主人说,“够了,小孩子吃了多糖果,牙齿会容易坏掉。”闻言,女主人才笑着收回糖果,转而拿出一些甜味水果来招待我,但这些水果也不能多拿,因为父母只会让我留下一两个尝鲜。我本以为可以在串门时收到很多的糖果,但最后都在父母的婉拒中化为了泡影。由于几时的我不敢自己出门讨喜糖,便只能看着其他小孩子抱着满满的一袋子糖果,徒生羡慕,又无可奈何。

记忆中,若是哪户人家办喜事,新娘就会发喜糖,不管认识的、不认识的,只要有人来了,就会发喜糖,如果有三五成群的小孩子上门来讨喜糖,那场景就会十分热闹。有些来讨喜糖的小孩子比较调皮,有时拿了喜糖还不肯走,新

父给我们留下的八棵龙眼树。后来祖父去世了,但是他的树还在,它们代表着祖父绵延不绝的爱。如今,祖父种的八棵龙眼树只剩下门前的一棵了,而祖父的老屋塌光了,再没有这一棵树,难保哪天我们就会把祖父遗忘了。

我们村庄里,有种树的习俗,每个人一生里多多少少都种过一些树,如果锯倒一棵树,就要再补种上一棵树。看到一棵树,我们会说,这是谁种的树。印象深刻的祖父的树,那是祖父的树,那是祖

岁月不饶人,随着我渐渐长大成人,父亲也渐渐老去。他的背开始佝偻,步履变得蹒跚。我几次提出接他到城里同住,他却依然执着于那份对土地的坚守,他常说:“我这辈子就是离不开土地,离开了土地,我就成了无根的浮萍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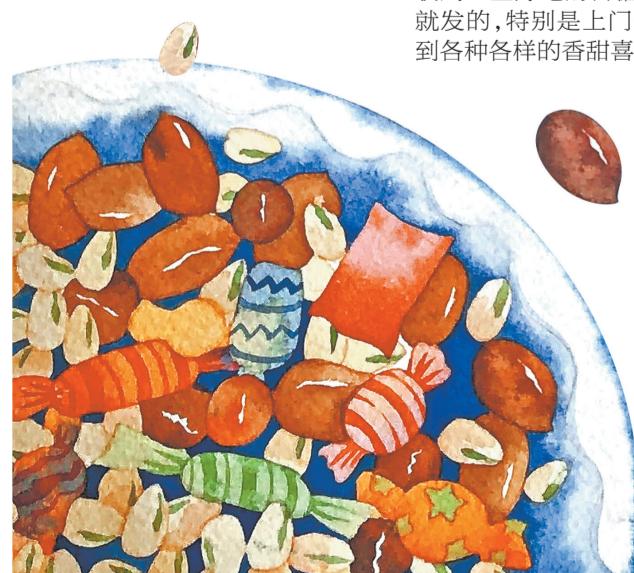
如今,父亲已经离开了我们,但每当仰望星空时,我总会回想起他的身影,想起他对我的言传身教,还有那些他留给我的美好且珍贵的回忆。



者,也是热爱生活的匠人,用一双粗糙的双手磨去了生活的锈迹,用带有乡土味道的吆喝声,穿过了生活的酸甜苦辣,亮出了内心深处那份纯粹的坚守。



回首



你若将过去抱得太紧,怎么能够腾出手来拥抱现在?

食事



红龟粿

□林美貌

正月里,街头巷尾的年味挥之不去,在逛集市时,我偶然发现有摊贩在售卖红龟粿,一下子让我想起了外婆,也勾起了与外婆有关的点滴回忆。

小时候逢年过节,家中制作重要的祭品时,总少不了红龟粿。在闽南地区,龟有着长寿、安家等寓意,与之寓意有关的龟粿,也常会伴随南地区的人们度过一些重要的节日,例如春节、元宵节等。

在我家,制作红龟粿,少不了外婆的帮忙。而制作红龟粿往往需要花上三天的时间,每一道工序都得一丝不苟。在第一天,外婆通常会和母亲一起淘洗及浸泡糯米,之后将糯米和粳米按比例进行混合后,还要将之拿到加工店磨成米浆,并装入特制的布袋中,并要用重石来压住布袋。到了第二天,外婆和母亲会就地取材,去院前割一些香蕉叶,将它们反复擦洗后,再放到大簸箕里沥干水分,其间,她们还会抽空制作所需的馅料。进入第三天,也就是制作红龟粿最为关键的一天。外婆和母亲会分工合作,各自先取来沥干水分的糯米浆,将其分成一个个小块后,再用力把这些小块揉搓成一个个面团。之后,外婆和母亲会往自己揉搓的面团里添加少量的粉色食用色素,由此做成一白一粉的两色糯米团。紧接着,便到了彰显制作红龟粿技巧的时刻,只见外婆和母亲先取一小块的面团,把它捏成一个似窝窝头的形状,同时取来一块粉色面团,将它捏成圆片状后,再盖到白色的面团上。随后,她们会用大拇指在白色面团的底部按一个小洞,同时舀入几大勺用花生和白砂糖调和的馅料,最后进行收口处理,直至把所有的馅料包裹紧密。一番操作过后,一个红龟粿就算大概做好了,只等着被盖上一个“龟印”。

我们几个小孩子在一旁依葫芦画瓢了半天,最后捏出来的红龟粿却都不成型,一点也不美观。但即使如此,也没有消减我们做红龟粿的兴趣。特别是看到外婆取出传家之宝——“龟糕印”时,调皮的我们还会忙不迭地把一个个自己做好的团子递上前,争着要外婆给盖一个漂亮的龟纹。

到了炊红龟粿的环节,随着蒸笼腾起热气,那抹米香也会变得愈加浓郁。当听说红龟粿出锅了,被馋得口水直流的我们会立马跑来抢食。混合着青草香、蕉叶香及各种食材香气的红龟粿一入口,那丰富的味道与富有层次的口感,总会让人只想大呼过瘾。但每到这时,外婆就会趁乱离开,只留一个潇洒的背影,任凭我们怎么挽留也无济于事。因此,我们便在背后给外婆取了一个外号——“犟老大”。因为她一辈子要强,每天总乐呵呵地下地干活,虽然一个人住在老宅里,但一听说哪个儿女家里需要帮忙了,她又会不请自来。

此时,看着集市上的红龟粿,我又想起了外婆,也怀念起了和她一起做红龟粿的那些时光。



那些传递祝福的成语

●紫气东来

出处:汉·刘向《列仙传》:“老子西游,关令尹喜望见有紫气浮关,而老子果乘青牛而过也。”

释义:比喻吉祥的征兆。

●蒸蒸日上

出处:清·李宝嘉《官场现形记》:“你世兄又是槃槃大才,调度有方,还怕不蒸蒸日上吗?”

释义:形容事业日益兴旺发达,不断向上。

●春风得意

出处:唐·孟郊《登科后》:“春风得意马蹄疾,一日看尽长安花。”

释义:形容获得成功或事业顺畅时心满意足,扬扬得意的情态。

●飞黄腾达

出处:唐·韩愈《符读书城南》:“飞黄腾踏去,不能顾蟾蜍。”

释义:形容像骏马那样奔腾飞驰,比喻骤然得志,地位上升得很快。

●一帆风顺

出处:唐·孟郊《送崔爽之湖南》:“定知一日帆,使得千里风。”

释义:比喻非常顺利,毫无挫折或阻碍。

●金玉满堂

出处:春秋·老子《道德经·第九章》:“金玉满堂,莫之能守。”

释义:比喻人有才能,学识渊博,也比喻充满吉祥。